

## 《海盜、海商、倭——明代嘉靖大倭寇的形象》序

徐泓\*

吳大昕教授是一位研究倭寇史的青年學者，著作雖不多，但因論點不與一般學者相同，又能言之成理；頗受相關學界的注意。大昕與泓相知已二十年，從他在暨南國際大學攻讀碩士學位起，我們經常一起讀書討論。大昕好學深思，能發常人不能發的意見，在同學、同道的討論集會上，能引發熱烈的討論。大昕之注意倭寇研究，始於他在淡江大學本科，受到以倭寇史研究為主的中日關係史研究專家鄭樸生教授的教導，築下倭寇史研究的基礎。來到暨大歷史學研究所之後，在泓的指導下，大昕以《海商、海盜、倭——明代嘉靖大倭寇的形象》為題，撰寫碩士論文，於前人研究方向之外，另闢蹊徑，從資訊傳播的角度，討論嘉靖當時倭寇侵擾江南和東南沿海的歷史，受到參加答辯的老師們一致的讚賞。

大昕後來考入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班，師從林麗月教授，專研明清政府雜職官吏，但仍不忘其研究倭寇問題的初衷，密切注意倭寇研究行情。他在恩師鄭樸生教授過世之後，整理鄭老師遺著，特別省思鄭教授對倭寇研究的總結：

治倭寇史除於個別問題之研究外，應「將整個時代的關係作通盤的考察，並站在比較史學的立場來探討」，要以「與東亞國際關係與歐洲勢力東漸的視野，對每一歷史事件作客觀、徹底而深入的探討」；如此才「能夠更接近問題的核心」。

鄭老師的話，點滴在大昕的心頭。在取得博士學位之後，大昕便為長春的東

---

\*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榮譽教授、南開大學歷史學院講座教授；Email: hishsu@gmail.com。

北師範大學所延攬，參加其以倭寇研究為重點的東北亞研究團隊。尤其研究領導劉曉東教授注重研究明代人們對倭寇的認知與記憶，並且注意倭寇研究與東亞世界的關係。這種突破民族國家的研究態度，正合大昕多年來繼承鄭樸生教授治倭寇史的態度、方向與方法，所尋求的史學研究路線。在東北師大劉曉東教授及其同仁的啟發與腦力激蕩下，大昕的嘉靖大倭寇研究有了新的進展。於是大昕以碩士論文為基礎，重論嘉靖大倭寇的形象，完成這本倭寇史研究的新書。

歷史研究是多元的。研究者採信的原始史料本身，常因記錄者的族群與階級立場，而有片面或扭曲了記憶的可能。研究者從眾多不同來源的史料，選擇符合其論點的史料，所重構的論述，自然眾說紛紜。倭寇研究就是最好的例子。倭寇成員複雜，東亞各國甚至從歐洲東來人民均有，尤其因時因地，其主體也有不同；於是主張日本倭寇者有之，主張中國倭寇者有之。其牽涉的階級群體，無產的農民、漁民和浪人、遊民者有之，富商巨賈與地方士紳有之。而牽涉的國家，又有大明、朝鮮與日本為主的東亞國家。至於倭寇的性質，也因時因地有所不同，有從事武裝走私貿易為主的，也有燒殺擄掠打家劫舍為主的。加以研究者又受研究產生的時空影響，在日本軍國主義者侵華時，中國學者多注重倭寇的打家劫舍的論述，例如找到與南京大屠殺相似的倭寇殘暴史實：

官廁民舍焚劫，驅掠少壯，發掘塚墓。束嬰孩竿上，沃以沸湯，視其啼號，拍手笑樂。得孕婦，卜度男女，割視中否，為勝負飲酒。積骸如陵。（《明史紀事本末·沿海倭亂》）

日本學者則多避談這類史事，而將倭寇史事置於海上貿易的歷史語境中，強調嘉靖大倭寇中徽商及沿海地方士紳扮演的角色，以及倭寇在地理大發現後的全球化歷史意義。在討論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之際，由於討論「封建社會晚期」新生的資本主義萌芽因素，中國學者也和日本及歐美學者一同強調徽商和地方士紳聯合無產階級的遊民，借助日本和歐洲海商，用武裝走私的方式，突破「封建王朝」保守勢力的海禁束縛，促進封建社會晚期資本主義萌芽的成長。一般把注重寇掠性質的倭寇研究，視為「舊論」，注重國際貿易性質的，視為「新論」。其實，「舊論」也好，「新論」也罷，都是多元歷史面

貌中的一面，只是在某一時空，「舊論」的論述較符合史實，在另一時空則「新論」較符合史實。大昕的研究沒有在「舊論」與「新論」間徘徊或選邊。

近年來，大昕頗受後現代史學啟發，注重集體記憶與論述的方法，強調他的倭寇研究是要：

幫受害者再度的說出他們想說的故事，而不是借他們的話，說自己的故事，但限於文獻資料的特性，也許筆者說的僅僅是受害的士紳與知識人，即文本的創作人所說的故事。

此乃其倭寇史研究新書的一大特色。而大昕的倭寇史研究，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其全球化的歷史視野，他說：

沒有日本銀，嘉靖大倭寇仍可能以萬曆海寇的形式出現在福建到菲律賓的航線上。沒有葡萄牙人，東亞海域的交易網不會更加緊密，讓在這個海域活動的人有機會建立互動的關係；沒有中國貨物，整個絲銀貿易根本就不會出現。

認識到十五世紀末開始的嘉靖大倭寇，標幟著東亞海上新秩序的結構性「革命」，則是本書另一特色。大昕強調倭寇研究的超越「舊論」與「新論」，似乎會使讀者以為他已忘了倭寇對江南與東南沿海造成的災害。大昕是鄭樸生教授的好學生，相信他不會忘記恩師研究倭寇史的初衷是期望：「有助於瞭解明代倭亂給中國帶來災害的情形以萬一。」強調超越「舊論」與「新論」並不是轉移我們對倭亂的注意，更不是為倭寇除罪。

為進一步開展倭寇史研究，我期望大昕能把注意力轉移到與東亞倭寇類似的北歐維京海盜（Vikings）。維京海盜也是武裝貿易集團，亦盜亦商，甚至十五世紀東來的葡萄牙、西班牙、荷蘭和後來的英格蘭商人，不也是亦盜亦商或亦商亦盜的武裝貿易集團？他們有貿易的性質，也有擄掠的性質，他們帶給當地人民的不只是貿易貨利，也是災難。

不同時空，類似史事的比較研究是深化和超越前人研究的不二法門；願與吳大昕教授及史學同道共勉之。

2019年元月6日於天津南開大學津南新校區歷史學院232研究室